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四

詩

任洛陽丞請告

韋蘇川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
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卧空館養病絕萬慮游魚
自成族野鳥亦有羣家園杜陵下二歲心氛氲天晴嵩
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著書復何
為當去東臯耘

縣齋

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閒且無事微雨園林清決

正宗卷二十四

乙

決水泉動忻忻衆鳥鳴閑齋始延矚東作興庶眊即事
翫文墨抱冲披道經放馬日淡泊徒使芳樽盈

休暇東齋

由來束帶士請謁無朝暮公暇及私身何能獨閑步摘
葉愛芳在欄竹怜粉汚崖情偃東齋夏天清曉露懷仙
閱真誥貽友題幽素榮達頗知踈恬然自成度綠苔日
已滿幽寂誰來顧

郡內閑居

棲息絕塵侶弄鈍得自怡腰懸竹使符心與蘆山緇永
日一酣寢起坐兀無思長廊獨看雨衆藥發幽姿今夕

已云罷明晨復如斯何事能爲累寵辱豈要辭

燕居即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絕燕
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凡閣積羣書時來北窻閱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
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
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甘榮

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樽中物餘事豈相關六
無是非貴且得任疎頑日夕臨澗道遙思慮閑出
唯空屋弊簣委窳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
獨已頽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

夏景端居即事

北齋有涼氣嘉樹對層城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生
過此庭訟簡始聞蟬初鳴逾懷故園滄默默以絨情

新理西齋

方將忙訟理久翳西齋居昔木無行次閑暇一芟除春
陽土脉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藥鋤穢蕪稍稍
覺林聳歷歷忻竹疎始見庭丁曠頓令煩抱舒茲焉即

可愛何必是吾廬

曉坐西齋

鼓鼙城鼓動稍稍林鷓去柳意不勝春巖光已知曙寢齋有單褊靈藥為朝茹盟漱忻景清焚香登神慮公門自常事道心寧易處

寓居永定精舍

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閒道心清即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

秋夜

正宗卷二十四

三

暗窻涼葉動秋天寢席單憂人半夜起明月在林端一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如何方惻愴披衣露更寒

種藥

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繡購山客移時羅衆英不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汲井既蒙澤挿援亦扶傾陰韻夕房斂陽條夏花明悅翫從茲始日夕繞庭行州民自寡訟養閑非政成

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踈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蕪衆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耜迫過時不得鋤田家

笑相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自讀古人書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柳子厚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間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
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真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
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
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泂流此投跡室
空無侍者巾履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跣趺便終夕風憲
踈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正宗卷二十四

四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疑瀟瀟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萬
館軒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激霽纖雲盡褰開天秋
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
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弥使遠念來歸流駛且
廣汎舟絕泂洄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
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
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

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又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竄
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
殺憂慄慵踈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
幽步長烏遂邀征磴迴茂樹斷景冥寒川明曠望少行
人時聞田鶴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
益知身世輕爲農信可樂居籠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
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

與崔策登西山

正宗卷十四

五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
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窮
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逆風遞寒篠謫居安
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天卷連困顛
踣愚蒙怯幽恥非令親愛踈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
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踈頑西
垂下斗絕欲似窺人窠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
恣披翦葺宇橫幽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橫

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齒齒益嘉
色簪簪遺清斑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又枯槁
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闕北望間親愛南
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洩史閒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
踈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
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
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
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

正宗卷二十四

六

商頌有餘音

曰携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情曉池風霧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行霞
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獨覺

覺來窓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爲
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閒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
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
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
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鶩離索。
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
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
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
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
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
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王崇卷十四

七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
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
子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飲酒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樽。
舉觴醉先酒，遺我驅憂煩。
須臾心自白，珠瑱覺天地。
暗連山變幽晦，綠水涵晏溫。
諷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
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
盡醉無復辭，偃卧有芳蓀。
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沉謝世事，倏歎窺唐虞。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
欣或自笑，感感亦以吁。縹緜各舒散，前後互相逾。瘴疠
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元若無。竟夕誰
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孰寐乃一蘇。欠伸展支
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爲世儒。道盡即閉口，
蕭散捐囚拘。巧者爲我拙，智者爲我愚。書史足自悅，安
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感遇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鴻
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徒嗟日沉湎，九鼓驚竒音。東海
久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衆情嗜
姦利，居貨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攬衣中夜
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絲喜怒，奄忽已復辭。焉
役孰賤辱，爲貴非神竒。一朝纏息定，枯朽無妍媸。生不
勤，皂櫪剝秣不告疲。既死給轡，積葬之東山。基柩何值
崩，湍蕩折臨路。垂髫然暴白，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
余，睠之愴然悲。猶虎獲迎祭，犬馬有蓋。惟佇立，啞爾鬼
豈復識此爲。舂鍾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

謂爾有知掩骼者春今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
顧爾私

秋懷韓退之

窻前兩好樹衆葉光蕤蕤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
燈照空林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嘆成坐起天明
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疾急不可恃浮
生雖多塗雖或每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又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彫悴

彫或作憔悴或作凋方云蒨子勞苦彫萃

青青四

牆下已復生滿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

正宗卷二十四

九

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栢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漫漫犀首空好飲庶頗尚能飯

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或

歸還閱書史

或作簡書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陳或塵或

經者先王之陳跡誰或作難賤嗜非貴獻丈夫意有在或作存女子乃

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淩淩上無枝上蝸下無盤中蠅豈

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去或作無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

其下登秋水澄或作古或作石有蛟寒可曾惜哉不得

往豈謂吾無能

誰能掛空愁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沾謝惠連詩花上露盈條王僧達詩感感抱虛靈露沾秋樹高泣或作泣或作

營悼前猛歸愚識奏塗愚或及古得脩綆名浮猶有耻

味薄真自辛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

幽乃與下月吐窻固固吐亦喪悵若迷方浮念劇含梗

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酒勉其頑王事有朝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兼

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古聲

夕埋滅無由見真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蓋草書

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攢不如觀文字丹鈔

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麤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

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

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讀詩盡數編作

者非今土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顏謂

女童子置書且安眠犬天屬有念夫或作人今按宋

也此為忘童子而自稱故其言如此更詳之事業無窮

年

年

霜風侵梧桐，眾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瑤若摧琅玕。
璠謂是夜氣滅望舒資其團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

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沈瀾。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
復不計遠詩或為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羣賢各收聲。悠悠偃宵寂，疊疊抱秋明。
世累忽進慮進或連外憂，遂侵誠彊懷。張不滿弱念，缺已

作或易詰屈，避語寘茫觸。心兵敗虞于，金棄得比寸草。
榮知耻足為，勇晏然誰汝令誰誰一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爾生愛。
不早運窮兩，值遇婉變死。相保西風蟄龍蛇，眾木日凋

槁。由來命分爾，派滅豈足道。
二景卷二十四 十一

夜歌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
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遙遙一肥水中。
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百上或壽州屬縣有安豐

唐貞元時元下或有年字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
或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

吏日來徵租，更索錢方無更是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

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而方作人於非是

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方作

蜀本作羞羞云此詩以三嗟哉易韻以羞叶居視古韻也○今按谷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

方獨主此而疑之邪羞羞韻雖可叶然殊無理而可

子余反而誤作羞字耳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

如且作咨字之見成穩當也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

識惟有天翁知方無有字非是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

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

徬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

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

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誰將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與儔

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答而决之之詞也

齷齪

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大

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洟瀾妖姬

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為歡秋陰欺

白日欺方作蔽○今按作蔽固古語然作欺尤有味也泥潦不少乾河堤去東

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或作謂或

語○今按謂以語不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官諫諍方

若作屬語為深切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方

術自進誠獨難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作

云古音限五侯切亦與流通

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夜復夜

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

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蘋于山緝魚于淵方作泉○今按以淵為泉避諱

也依例當作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作而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諸本燭作艷方云西京賦光焰燭天庭不知羣

兒愚那用故謗傷虵蟻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

正宗卷二十四

十三

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

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朋豁乾

坤擺雷碾碾一方作碾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

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

篇金薤禹琳琅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

流或作留方云孔殺父嘗曰漢霍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今世俗皆作流落如江總詩流落今如此少靈詩流

落意無窮皆只作流落落字蓋留謂進太山一豪芒豪方

云李本作豪按孟子莊子秋毫之末班固答賓戲紛思

豪芒之內字皆作豪然楚詞秋毫微而見容王逸曰

毛為毫是豪字通○今我願生兩翅方作願生兩翅捕逐山

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

漿騰身跨汗漫不着織女襄或作相顧語地上友經非是
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佳詩
齊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或作蠹書或生死文

字間古道自愚卷或作卷古言自色纏當今固殊古誰

與為欣歡獨攜無言子共昇豈崑崙長風飄襟裾遂起

飛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方一塵集豪端邀喜未云幾下

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壘厭其顛方從唐抗本作壘

蓋後人以重韻而誤改之說見石鼓歌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為

悲咤淚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遠今誰親翩然下

正宗卷二十四

荒被髮騎騏驎或作麒麟方云古書如戰國

送劉師服

夏半陰氣始浙然雲景秋或作晰亦作哲方作哲云

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晰與哲同故今本說為浙也

○今按浙為浙瀝淒涼之義哲為明義此詩上云陰氣

始下云雲景秋則與哲義不相應而宜為浙瀝蟬聲

之意矣蓋由浙而誤為晰又因晰而轉為哲也

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待方士

為名累有似魚中釣齋財入市賈貴者恒難售豈不思以

顛顛或作夕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贈別元協律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特遠勞從事賢來吊逐臣色南

齋多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
誠艱難作方佳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或

無作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陪

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或作

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悄悄或作

又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况四海人况

或作况又疑疑桂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

親逾如如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

王宗卷于四

五

形神形精一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

還輪困

宿曾江口

雲昏水奔流天水瀦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在斯喜

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鷄俱上屋不復走與飛高

入其家瞑聞屋中啼問知歲常然知或哀此為生微海

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雜詩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

時能幾時與汝恣啖昨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

鵲鳥聲楂楂鳥噪聲撲撲爭鬪聲字間持身博

作聞非是黃鵠能忍饑兩翅久不掣能忍方作忍長非是蒼蒼

海路歲晚將無獲歲晚或作晚

截掠為樽櫺斷楹以為椽束篋以代之或作小大不相

權雖無風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騏驎蹇驢鞭使前

崑崙高萬里歲盡道苦遭停車卧輪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或獨有知時鶴雖鳴不

身音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音或作厝方云平聲陶隱居

蛙黽鳴無謂閣閣祇亂人

南溪始泛

正崇卷三十四

十六

榜舟南山下或作溪上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或作幽尋隨去

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蔽昂抵橫坂石麤肆磨礪波

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

新月偃稍稍或作稍稍方云廣雅區二梢梢小也餘年慄無幾慄或作諒下對恰字明

南溪亦清駛或作駛洪云作駛或作兩存之而無楫與舟山農驚見之

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籠方

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

置居在西疇困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

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換願為同社人鷄豚

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佳觀，安可擲

作事非是，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柁舟入其間，能為

○今按漢書柁舟，而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賴乍

可刺，作賴峻方驚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

圓松冠壁，杯帶松冠或作帶柳冠松方從閣本作帶柳

沙無義，且此兩句用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歸時還盡夜

本故曲為之說如此，或本亦无義，皆非是

誰謂非事後

補遺 杜詩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關

正宗卷下四

十七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釋氏要覽載釋名曰寺，謂上

予有九寺，馬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謂上

安置二十一年，戊辰，勅於雍門外，別建寺，謂上

謂僧居為寺，自此始，又僧輝記云，招提者，梵言，謂上

奢唐言四，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佛僧謂之

招提，盡語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通雲日

衣裳冷，黃氏多識錄云此寺闕在西洛大內對峙，若天闕

馬方如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妄改為天闕，荆公又

改為天闕，皆非，鮑明遠樂府，升天行風，余委松宿雲，可

輿圖 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詩

上句言其山之靈異下句又言其山之長大 如史記言崑崙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 造胃生曾

雲道云陸機文賦有曾雲之峻曾積之雲 薛云以言觀覽之遠摠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决其巨力入飛鳥之羣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
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執中腸焉知
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念成行怡然敬
父執問我來何方問荅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
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
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正集卷十四

一八

苦雨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道云此雖古詩而多 羣木水

光下萬象雲氣中苦雨之狀 所思礫行潦九里信不

通詩洞酌酌彼行潦流潦也 疏云行者道也

悄悄素滌路旅不悄悄言 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

孤征鴻劃見君吾一作 子面超然權笑同奮飛既胡越

言如胡 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此言

起亦劉公幹一日三四遷之勢 嘉蔬沒溷濁時菊碎

榛叢趙賢人惟苦雨故沒溷濁碎榛叢一時政煩苛之

鷹鷹隼亦屈猛鳥為何所蒙趙云鷹隼以若兩翅
鳥為何所蒙賴乎此方是言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
君子小人皆不得其所也
掛席釣川漲馬知清血終趙云意言龍西公王微士既
而與游也未句
乃其所以游矣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薛公自注云時高道

高標跨蒼天趙云孫綽天台山賦曰赤城霞起而建標

言塔之高列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此翻百憂
可標表趙云高標

故歌行云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夫登高望遠所
以寫憂然其高則易生恐怖故惟曠士而後無憂也

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突厥寺碑四寺碑之下聞諸象教

教陵夷注謂為形象以教人趙云言魏樓正法既沒象
高觀世間無有唯託之象教而後可營焉仰穿龍窟

正宗卷三十四

十九

始出枝撐幽趙云言愈仰而上穿過龍蛇七星在北

河漢聲西流趙云河漢天河也廣雅云天河謂之天

和鞭白日趙云淮南子云少昊行清秋趙云獨言清秋

秋時矣當白日之昭晰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

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

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者隨陽

鴈各有稻梁謀瑤池言王母以此比楊妃崑崙崑以比驪山

黃鵠以此比張九齡之徒鴈以此比楊妃崑崙崑以比驪山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嚙啗且復尋諸孫

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
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
放手放手傷葵根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
莫羞貧羞貧友不成趙云此段方有
興致蓋淘米所以為烹少汲水莫放手因以具馬族之
有宗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渾之而已葵
有根勿傷之而已族有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
宗則亦勿踈之而已矣

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心
嫌清同姓古所敦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
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書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呼嗟

正宗卷十四

廿

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雲師
屏翳

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彊逶迤小人困馳驟

以兩遙於上泥日於下君子雖有車馬亦遙
逶迤而已小人艱於行李之性來故困馳驟
維南有崇

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

魏文帝與
絲書曰歲

月來忽復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
元於長義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无射言羣木庶草
體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絳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氣和
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
貴謹封一束以助壺祖之術
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
酌米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述懷

自賊中寫
歸鳳翔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至德二載夏四月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賊士

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投拾遺流離主恩厚按新書言甫至德二年亡

走鳳翔上謁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

知家在否三川在郾州按本傳甫寄家三比聞同罹

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

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欽岑猛虎場鬱結

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

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況思歡會處恐作窮

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鮑云亞字次公肅亦在靈武上書論當世

正宗卷二十四

廿

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厄異人至今

第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

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圓踈通略文字綴綸皆

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綴也

廟崆峒地無軸清海天軒輕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

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謂杜鴻漸坐着清流沙所以子

使趙云流沙亦西邊地名歸當在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從武威

為畫長父計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飢不羶

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

計始遂

越云此一段又期以安邊敵何有正言

也吾聞驚鼓車不合用騏驎龍吟迴其頭夾輔侍所致

地云公息言以亞為安西判官持使騏驎駕鼓車耳故馬口頭所望在夾輔天子也龍吟指言騏驎

貧交行

翻手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

交交道今人棄如土

兵車行

王深父云此詩蓋託於漢以刺玄宗

車轉麟馬蕭蕭秦國風有車轉麟車攻詩蕭蕭馬鳴行人弓箭各在腰

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趙云此詩直道氣質類古樂府多

語使卒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

正集卷十四

廿一

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頓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

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

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

萬落生荆棘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

秦兵柰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閒役夫政使

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足嫁比鄰生男憂

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趙云時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之

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

文二軍吾見新鬼大舊鬼小王元長策秀才云肺石少不亮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杜云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

洛陽城南每與雨常有哭聲當臨聞而疑其故便使彼行
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窆於
哭聲遂絕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趙云欻音許勿反

冲口何為欻來游也言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

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

櫪恩魏武樂府曰老驄伏櫪志在千里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

踏鐵交河幾蹴曾冰裂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趙云

邊之地有層積之水馬五花散作雲滿身趙云言萬

方看汗流血天馬歌體容與兮逝長安壯兒不敢

正宗卷二十四

廿三

走過掣雷傾城知趙云上句以善高都護之獨能騎

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趙云鮑照詩驄馬金

一戰則雖被青絲之飾以老不若出橫門以致力也

與前所謂猶思戰場利之意相為終始漢宮殿名曰長

安有橫門三輔黃圖云橫門北百西頭弟

一門橫音光其字從木非縱橫之橫也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書圖無乃是趙云前勗所

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蓋所謂八駿者是何意

是也今張景順畫圖无乃是穆天子之馬乎非是神思

雄且傑駿尾蕭稍朔風起趙作驂尾以善本非是神思

地則駿尾之長者蕭稍搖動毛為綠兩耳黃眼有紫

燭雙瞳方縹普沼反青黃色也史驥垂兩耳秦本組周

口中欲赤色顏延年賦雙瞳夾鏡兩耳協月杜補遺李
善注鵝白馬賦云相馬經曰目成入者行千里注成人
者謂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毛目成中矯矯龍性今變化
清明如鏡或云兩目間夾旋毛為鏡矯矯龍性今變化
詩四杜矯矯顏延年賦龍性誰能馴卓立天骨森開張趙云蔡邕使侯碑
年賦龍性誰能馴卓立天骨森開張趙云蔡邕使侯碑
彦伯三國名臣贊天骨踈伊昔大僕張景順監牧收駒
朗本言人而今借用耳
閱清峻張萬歲字景順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
元時太僕姓張名景順者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
也舊注便作張萬歲誤矣
憐神俊趙云大奴王毛仲也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為
廐名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宮真傳
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
由騁如今豈無駿曩與驂留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也

正京卷十四

廿四

韓退之有言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
而伯樂不常有此乃豈無駿曩驂驪而時無良樂之
猶人抱出羣之材而不遇知己以死為可差矣

白絲行

縹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

趙云須長不須白以絲為羅與錦則

有五色之章焉且以之為舞衣則須長以足用不必白
而後受采也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絢也金粟尺言邊幅
尺度之尺也尺以金粟飾之富貴象牀玉手亂殷紅萬
家之物也何遜詩云金粟囊擿頭象牀玉手亂殷紅萬
草千花動凝碧趙云此兩句相對而讀者弗覺也亂殷
手對萬草千花不以數對數非大
手段莫能也殷音烏開切黑赤色已悲素質隨時染裂
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慰帖平裁縫減盡針線跡春
天衣着為君舞蚨蝶飛來詩語落絮遊絲亦有情墮

風照日宜一作疑輕舉香汗清塵汗顏色開新合故置

許趙云謂故而合之以言人情之喜新開新而合故不

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君不見才

士汲引難恐懼棄指忍羈旅趙云此結一篇之意夫絲

織之又難縫為舞衣劍線之功又難不猶才士汲引之

心忍受於羈旅之未用耳

秋雨歎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趙云百草以秋而

矣而决明方以鮮明之色黃花翠葉而獨着葉滿枝翠

榮以譬君子在患難之中而獨立特立獨行之君子

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師云此詩傷特立獨行之君子

生子花赤與杜所稱不同今時有金錢花與菊相涼風

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趙云念涼風之吹急恐

傷之意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闌風伏雨秋紛紛趙云闌珊之風伏之雨言其風雨

如左傳夏無四海八荒同一雲師云楚詞九章曰雲霓

伏陰之伏德澤雲言障蔽今萬里同見陰小盛也去馬來牛不

復辨濁溼清渭何當分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渾流之

云於馬曰去於牛曰來比正左氏風馬牛不相及義

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

計寧論兩相直天顛未外窮兵夷狄內盡力宮室假使
唐舊史開元中米斗數錢民不得休息此詩所以刺也
讀此詩則可以論其世矣阿云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逢蒿

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

秋來未省見白日泥汚后一作厚土何時乾宋王九辯皇

霖今后土何時而得乾此時刺賢者退處而民漸溺於塗炭也

歎庭前甘菊花此詩譏小人在位賢人失所也

簷前甘菊移時晚青葉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

殘花爛熳開何益離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瓊升中堂

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埋風霜趙云蓋言徒枝葉扶疎知人文采之

正崇卷十四

共六

秀發而託根不得地及爲風霜所埋也

漢陂行

趙云漢音美按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詩於初至之際以

陂既廣大氣象雄深故公詩於初至之際以天地變色則有蠶絲風浪之憂既而開霽可

遊則如與龍鬼仙靈相接既而又憂霖雨此蓋陂之廣大雄深詩人因事起意以爲詩謂

其有可異則不可不戒而有可喜則不能不樂有可防則不可不戒而有可喜則不能不樂

樂不忘來之意

岑參兄弟皆好竒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黥慘忽異色

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

趙云天地黥慘則爲可異水如琉璃則爲可愛以其初愛而便欲泛舟以入則爲可憂矣漫汗言廣大也事殊與極蓋言其初遠來之具豈不欲請卽以爲遊乎而初

來之際忽逢天地黥慘則事殊矣事之既殊則興亦極

盡興耽極盡則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堪及也

此乃所憂也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氣埃趙云主人指言岑參

也以前者以天地黥慘而道者憂今鳥驚散亂掉謳發絲

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羨染荷花淨如拭趙云

菱葉尚花淨如拭則水之幽深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

無極終南黑趙云上下句以言其深下句以言其遠上句

之深廣而又清此所以為譬喻終南山在陝之上有流去

之遠則視之黑也此所以為實指說文東海之別有弱

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列子无極之中復无無極半陝已南純浸山動影最窅中

融間趙云峯宛冲融舟舫冥受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

闕蓋田闕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船舫之長可聞

雲際之寺月出之所可起其當此時驪龍亦吐珠在王千金

於藍田闕皆以破之廣之然馬夷擊鼓羣龍起謝惠連雪賦連

下珠出在九重之淵驪龍頷夷割蚌列明珠者必遭其睡馬夷擊鼓羣龍起謝惠連雪賦連

也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相如漢女出歌舞金支翠

旌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

時柰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趙云一日之間初至而天地黥慘乃向來所哀之多

也既而晴无氛埃可以縱遊乃向來所樂之多也此一句以結一篇之事

去矣行天寶十四年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遂作去矣行趙云鳥乃去

君不見韝上鷹飽則飛掣馬能作堂上燕銜泥附人

熱謂不如鷹之飽而高不學燕之恋而附野人曠蕩無

正宗卷十四

廿

矣此詩有高舉遠引之意故取去矣為名

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趙云詩云有靦面目有靦顏

媚無所不至如是而可曳裾王侯之門蓋必如谷子雲筆札接君卿脣舌而並游五侯者矣野人曠蕩而不能

忍慙宜其捨未試囊中餒王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北齊

居長安羨古人食王之法乃採訪藍田躬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

細柳新蒲為誰綠康駢劇譚錄曰曲江池開元中疏鑿

玩感於中和節江側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遊然可愛趙云公方春日潛行當祿山之亂宜其有細

新蒲為誰綠之哀矣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趙云曲

芙蓉苑今云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趙云

正宗卷二十四

廿

帝常欲與班取同輦載以託言楊妃也詩人類皆取古

事之似者以為譬故李太白亦言可憐飛燕倚新粧而

高力士嫌孽之竟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

趙云按明皇雜錄載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為銜勤組繡為障泥同入禁中觀者如堵翻

身向天仰射雲一箭一作正隊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

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

息時明皇幸蜀貴妃誅趙云此言明皇既幸蜀矣長

安與蜀相望於數千里之間去蜀與住長安者皆不

知消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草一作江花豈終極黃昏胡

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趙云胡騎塵滿城公此詩

遊魂歸不得則天實十五載六月丁酉上皇車駕次馬

嵬賜貴妃自盡而細柳新蒲為誰綠則次年之春明矣

頃者蘇黃門嘗謂其姪在庭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

恨費數百言而後成歌杜公言太真之被寵則昭陽殿

裏第一人足矣言富貴則筆前才人帶弓箭不得
黃金勒足矣言馬嵬之死則血汚游魂歸不得
常武與桓二詩言用兵而頌簡
異則可見此聞之石耆公云

非陳陶鮑云天宝十五年十月辛卯房
戰敗績公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

故有是詩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

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趙云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在血洗箭三字蓋言洗箭上之血也如東坡韓幹馬詩云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又薄

更待漏靴滿霜皆此格也四句言朔方安西回紇大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无殘擾故房瑒錯

而都人望官軍至也

正宗卷三四

悲青坂

趙云前篇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此篇悲青坂則乃癸卯之敗矣青坂在陳陶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

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蕭颼青是烽煙

馬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胡云房瑒之戰初以十月庚子軍次

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陶斜戰不利瑒欲持重而率於邢延恩所促戰故奇見其軍之不利於出敦陳

整旅堅壁以待可也而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十敗則公此詩忍待明年之戒所以重傷之也

洗兵馬叔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趙云山東者今之河北也蓋謂

東乃普言齊地則以泰山言之矣安祿山反先降嚴華諸郡至二京已復慶緒奔于河北之後史思明降嚴華

降能元皓降而河北諸郡漸捷書曰趙作報清書同

復矣故曰中典諸將收山東諸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

夕晚之報與日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

言其好消息之責也

中祗殘艱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也乃賊所窟在

儀者時專任子儀故云獨任京師皆騎汗血馬迴紇餒

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空峒

下風滕行進而問道趙云青徐諸郡皆復天三年笛裏

關山月趙云祿山以天宝十四載及歲在乙未安慶緒

為三年閏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

古樂府曲名

明鏡伯李光尚書氣與秋天杳王尚書指言二三豪傑為時

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

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鸛駕

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執莫當天下盡化

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彊關中既

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

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頭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

有趙云公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首入貢奇

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世本曰舜時西王復道

山得銀甕禮運山出器車注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

撰河清頌趙云公詩言此者是歲既收京而於上月

實事也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
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
不用

乾元中同谷縣作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粗公
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皸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一作無苗山

雪盛黃魯直云黃精當作黃獨陶隱居云
半子肉白皮黃梁漢人名為黃獨蒸短衣

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

正宗卷二十四

世一

二歌兮歌始放里間為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彊生別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鴛鴦後鴛鴦趙云
有禽自

鴛鴦也方言以自關而東呼之云鴛鴦兩雅
注蓋鴛類公言眼前雖有此等物安得乘之

乎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叔

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趙云鍾離濠州也公後有詩
韋氏妹迎在漢鍾離蓋其夫

大之兄迎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

見來何時一作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

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堂杜補遺
詩話云林

添行林後人不知乃易為林棟冒有自同谷來
大如雀色正青善鳴湖其名曰此竹林鳥也少
詩日必紀其處以明風俗方物貽後人豈可妄
之邪趙云同谷無深林自是無揀當以西清為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颭颭枯樹濕一云樹黃蒿古城
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

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標木葉黃落龍正蟄

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嗚呼六歌兮歌思連溪壑為我迴春姿東篇

明皇以至德二年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
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
之故遷西內
年帝遷西內

正宗卷十四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鄉相多
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

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一以終七歌之義蓋此一日之歌也自
一歌至七歌歌聲既窮而日晚暮矣

古栢行傷有其才而不得其用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此乃夔州之詩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

天二十尺趙云四十圍二十尺用栢事以形容
長大也隋均州圖經云南陽武當南

社栢樹大四十圍梁蕭欣為郡代之則是郡有
大可四十圍高二千尺餘此並載樂史太平寰

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趙云此公詩
蓋栢雖有四

君

大二十尺之長者而後人如蕭欣輒伐之不能
此插以君臣際會之休故人愛惜以至于今也

此發後致氣雲米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
接寒通之速

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
趙云此乃追言
主廟之栢杜公

成都而來變故也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
止可言憶昨也

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

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

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
趙云栢木
在其中故

草人已訝其高大下句蓋自况其不憚苦心豈免容蝼
糜軀捐身以應器使然誰能送致之乎

蟻香乘終經宿鸞鳳
趙云栢實與兼其味
苦心雖苦矣而不

公自况小人之見凌也下句豈非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
接鴛鴦之侶乎

正宗卷十四

材大難為用
趙云王充論衡効力篇
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

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
而已由斯以論矣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

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也孔子周
非聖才不能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

木之類也論衡之語如此公所
謂才大難為用豈不出於此乎

憶昔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
趙云先皇
也朔方郡

州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
趙云驕
言回紇

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右不樂上為忙至
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
趙云東坡詩
中小兒謂李

張后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决謂
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上為忙指肅宗

我昔近侍

叨奉引時代宗字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

致使岐雍防西羌大戎直來坐御林百官跣足隨天王

趙云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故火程元振以天下功輒為詆譭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

吐蕃入寇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二年以嚴武再尹成都自閩中歸武用為參謀書工部員外郎矣今也止願見如傅介子者使

之首則老儒不復須尚書郎也此為夔州詩

憶昔開元全盛口小邑猶蔽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

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正宗卷二十四

趙云雲門者黃帝之無名叔孫蕭何以比開元之大臣豈聞一綸直萬錢有田種

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

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

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陪王侍御宴姚通泉携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

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哀中流

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

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沾人衣趙云此一子戒流連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
高者挂骨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
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
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傾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
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牀牀屋漏無
乾處兩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
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
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
死亦足趙云此五句云之用心有一夫不納諸溝中白樂天詩我願布裘長益洛陽城蓋亦有志衣被天下者然近乎騷丈之裘乎若有言千萬間之廣厦則其言信

正崇卷二四

十五

縛鷄行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鷄食虫蟻
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於人何厚薄師云此孟牛未見羊

叱奴人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吾

一篇之妙在乎落句黃魯直深達詩百其書舖
堂云小煎大癡蟾捕蟬有餘不足憂憐蛟退食
窻夢一江風月趁漁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
客談云古人作詩尚句極旁入他意最為警策

云鷄蟲得失無了時注日寒江倚山閣是也黃
作水仙花詩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四

正宗卷二十四

辛卯夏閱

